

## 四库本《江湖后集》重辑误辑考\*

王 媛

**内容摘要:**四库馆臣以两淮盐政采进本《江湖小集》为参照,将《永乐大典》中引载的不见于《江湖小集》的江湖佚诗辑录出来,形成《江湖后集》二十四卷,入编于《四库全书》中。将四库本《江湖后集》所载诗歌逐一进行检核,可发现其中存在许多漏辑、重辑、误辑之处,这些疏误的造成不仅由于辑佚过程安排不够妥善,或者四库馆臣工作态度不够认真,更重要的原因在于《永乐大典》编纂和抄写过程中存在误抄、阙抄等情况。认识清楚这一点,有助于进一步整理和利用四库本《江湖后集》。

**关键词:**四库本 《江湖后集》 《永乐大典》 辑佚

江湖诗派是活跃于晚宋时期的诗人群体,他们的作品主要入编于陈起编刊的江湖诸集。江湖诸集的流传过程非常隐晦。明代仅杨士奇《文渊阁书目》卷十著录“宋《中兴江湖集》一部,十册(残缺)。宋《中兴江湖集》一部,十五册(阙)。宋《中兴江湖集》一部,五十册(阙)”<sup>①</sup>,以及晁瑛《宝文堂书目》著录“《江湖前后续集》宋刻”和“《中兴江湖集》”<sup>②</sup>。但这些典籍到了清代就不见书目著录了。明成祖时编纂的大型类书《永乐大典》中引用了《江湖集》、《江湖诗集》、《江湖前集》、《江湖续集》、《江湖后集》、《中兴江湖集》、《江湖前贤小集》、《江湖前贤小集拾遗》等九种江湖诗集。这些诗集随着《永乐大典》的失传,原貌也不得而知了。

清代乾隆年间《永乐大典》尚存九千多册,四库馆臣将《永乐大典》中江湖诗集的佚诗辑录出来,编成四库本《江湖后集》。由于《永乐大典》已经大量亡佚,四库本《江湖后集》成为研究晚宋诗歌的重要文献。但是,如同其他《永乐大典》辑佚书一样,四库本《江湖后集》中也存在许多问题,例如辑录佚诗时不

\* 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《江湖诗集整理与研究》(批准号17BZW129)阶段性成果。

①杨士奇:《文渊阁书目》,《明代书目题跋丛刊》上册,书目文献出版社,1993年,第106页。

②晁瑛:《宝文堂书目》,古典文学出版社,1957年,第58、83页。

仅没有注明出自《永乐大典》的哪卷,也没有注明出自江湖诸集中的哪集,造成我们今天很难利用它来推进江湖诗研究。此外还有众所周知的漏辑问题。费君清先生指出:“从目前中华书局影印的八百卷残卷中可辑得江湖诗人一百零八家,将这些诗家与四库本《江湖小集》和《江湖后集》相校核,发现其中有三十六家是被以往所遗漏的。”<sup>①</sup>有鉴于此,费先生又从《永乐大典》残卷中将四库馆臣漏辑的江湖佚诗辑录出来<sup>②</sup>,这些工作对于江湖诗派研究非常重要。事实上,除了以上问题之外,四库本《江湖后集》中还存在相当严重的重辑和误辑问题,尚未被人注意。下面试对此进行揭示和探讨。

—

四库本《江湖后集》的辑佚过程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八七《江湖后集提要》所载最详:

今检《永乐大典》所载,有《江湖集》,有《江湖前集》,有《江湖后集》,有《江湖续集》,有《中兴江湖集》诸名。其接次刊刻之迹,略可考见。以世传《江湖集》本互校,其人为前集所未有者……共四十九人。有其人已见《前集》,而诗为《前集》未载者……共十七人。惟是当时所分诸集,大抵皆同时之人。随得随刊,稍成卷帙,即别立一名以售,其分隶本无义例,故往往一人之诗,而散见于数集之内。如一一复其旧次,转嫌割裂参差,难于寻检,谨校验前集,删除重复,其余诸集,悉以人标目,以诗系人,合为一编,统名之曰《江湖后集》。<sup>③</sup>

尽管乾隆时期《永乐大典》已经有所散佚,但仍存九千餘册。四库馆臣以两淮盐政采进本《江湖小集》(亦即四库本《江湖小集》的底本)为参照,将《永乐大典》保存的江湖佚诗辑录出来,“校验前集,删除重复”,编为《江湖后集》。两淮盐政采进本《江湖小集》再加上从《永乐大典》辑录出来的佚诗,便囊括了江湖诗的绝大部分内容,这种思路是没有问题的。而且馆臣在辑录佚诗的时候,非常谨慎地区分哪些是收入江湖诗集的小集,哪些是单刻流行的诗文集。四库本《江湖后集》卷五郑清之小传载:“按《安晚堂集》六十卷,起所刻者十二卷,未有‘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解元宅书籍铺刊’字一行,今世所传者缺五卷,惟第六卷至十二卷存。今茸自《永乐大典》者分为二卷,共诗一百七十九首,乃起所选入《江湖集》者也。”卷十二胡仲弓小传亦载:“仲弓字希圣,清源人,仲参之兄,有《苇航漫游稿》。按《江湖集》诸人唱和诗,苇航诗名颇著于仲参,而诸

①费君清:《论江湖集的历史真相》,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续编·文学卷上》,浙江教育出版社,2005年,第466页。

②参见费君清:《〈永乐大典〉江湖诗补辑》,《温州师范学院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1989年第4期;《宋人江湖诗后补》,《渤海学刊》1990年第1期;《宋人江湖诗续补》,《电大教学》1997年第5期。

③纪昀等: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(整理本),中华书局,1997年,第2623页。

选家无一及者。《永乐大典》载其集甚夥,此乃陈起所选者也。”据郑清之、胡仲弓二人小传的记载,《永乐大典》中尚有二人的其他集子,但馆臣辑入四库本《江湖后集》的诗都是明确标示出于江湖诗集的佚诗,这种处理无疑是非常得当的。

问题的关键在于,作为参照本的四库本《江湖小集》是否可靠呢?明末清初以来学者、藏书家积极传抄宋人小集,出现许多数量、内容参差不齐的宋人小集辑本,这些宋人小集辑本逐渐被当成陈起编刊的江湖诗集。对于这些宋人小集辑本,四库馆臣已经质疑其中收录内容“真贋错杂,莫详孰为原本”,当代学者对四库本《江湖小集》的问题也有充分讨论,费君清先生指出宋代文献中引录的“《江湖集》”中有曾极、敖陶孙、刘克庄等人诗歌,而这些人小集并不见于四库本《江湖小集》中;四库本《江湖小集》收录的许多小集时代偏晚,有些小集成书于陈起去世以后,也有些小集显然并非出于陈起刊刻,因此四库本《江湖小集》不能够等同于陈起《江湖集》<sup>①</sup>。确如所言,两淮盐政采进本《江湖小集》只是清代前中期流传的几十种宋人小集辑本之一,不能完全等同于陈起刊刻的江湖诗集。

在清代流传的几十种宋人小集辑本中,除了宋刊本《南宋群贤小集》之外,其余皆以抄本形态流传。从现存宋刊本《南宋群贤小集》中五十八家小集的版式行款来看,有七种与书棚本版式行款不同,其中四种可以确定并非陈起刊刻,这种情况说明五十八家宋人小集并非皆自江湖诸集中散出。而直接或间接源自宋刊本《南宋群贤小集》的诸多抄本宋人小集辑本中,不仅种类、数量多寡各不相同,甚至还夹杂着书商故意伪造的小集<sup>②</sup>。四库本《江湖小集》作为诸多抄本宋人小集辑本中的一种,存在的缺点是非常明显的,如收入伪本《野处类稿》,又如赵汝鐸《野谷诗集》、周弼《端平诗隽》、林希逸《竹溪十一稿》、释永颐《云泉诗集》等四种小集,清代前中期尚有宋刊本或影宋抄本流传,但四库本《江湖小集》中却没有收录。参照本的不足导致四库馆臣在辑佚时做了不少不必要的工作。如四库本《江湖后集》中辑录赵汝鐸诗多达105首,周弼诗多达97首,林希逸诗多达37首,释永颐诗多达38首,这些工作都属于重辑。

另一种重辑的情况是,馆臣虽以四库本《江湖小集》作为参照,但四库本《江湖小集》中收入的诗歌也有不少见于四库本《江湖后集》之中。例如卷十八敖陶孙小传载:“陶孙字器之,号体斋……有《臞翁集》见遗书本……今葺自《永乐大典》中,补诗八十六首。”但所辑录佚诗中,《寄福清翊山舅陈梦实》一首已见《臞翁诗集》。又卷二十一黄文雷小传载:“文雷字希声,盱江人,有《看云小集》见遗书本……今葺自《永乐大典》中,补诗四十首。”但其中《江石诗》实见于

①费君清:《论〈江湖小集〉非陈刻〈江湖集〉》,《文学遗产》1989年第4期。

②题为洪迈撰的《野处类稿》实际上出自朱松《韦斋集》,清人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录》卷十四(《嘉定钱大昕全集》(柒)),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7年,第393页)、劳格《读书杂识》卷十二(清光绪四年刻本)中已明辨其伪。

《看云小集》中,题为“《古石》”,注“长沙郡斋”。同卷周文璞小传载:“文璞字晋仙,号野斋,又号山楹,阳谷人。有《方泉先生集》,见遗书本。……今葺自《永乐大典》中,补诗八首。”检此八首诗,《金陵杂咏》其三“阴山侧畔月如霜”,正出自《方泉诗集》,唯“侧畔”二字作“祠下”;《寄华阳众侣》四首亦皆出自《方泉诗集》,属于重辑<sup>①</sup>。又叶茵小传载:“茵字景文,笠泽人,有《顺适堂甲乙丙丁戊稿》,兹自《永乐大典》补诗六首。”所补六首之中,其一《生长》、其五《失题》、其六《止庵驿路施茶》皆见于《顺适堂吟稿》,分别题为《虎柙》、《安乐窝》、《止庵驿路施茶》。又张蕴小传载:“蕴字仁溥,……有《斗野支稿》”(笔者按:此为笔误,当作《斗野稿支卷》)见遗书本,兹葺自《永乐大典》中,补诗六十五首。”但其末篇《虎丘》实见于《斗野稿支卷》中。卷二十二、二十三中也有不少重辑的情况,兹不一一具举。

郑清之《安晚堂诗集》是较为特殊的小集,书棚本有十二卷,流传到明末清初时已经亡佚了前五卷(今书棚本已不知所踪,仅存汲古阁影钞本),因此清代流传诸本包括四库本《江湖小集》皆仅存后七卷。四库本《江湖后集》卷五载郑清之小传言:“今世所传者缺五卷,惟第六卷至十二卷存,今葺自《永乐大典》者分为二卷,共诗一百七十九首,乃起所选入《江湖集》者也。”既然以后七卷作为参照,那么辑自《永乐大典》者当全部属于前五卷的诗。遗憾的是,四库本《江湖后集》所录郑清之诗与四库本《江湖小集》中郑清之《安晚堂集》重复数量多达七十四首,其中包括《南坡口号十八首》、《和虚斋劝农十诗》等组诗,可见辑录者的态度并不认真。

## 二

四库本《江湖后集》中不仅存在重辑,同时也有数量不少的误辑,现将误辑篇目列举如下。

四库本《江湖后集》卷三辑录周端臣佚诗中,《裴坟》出自俞桂《渔溪诗稿》,《暮春漳川闲居书事》出自潘阆《逍遥集》,《简雪窗董寺丞》出自《安晚堂集》,《书逸人俞太中屋壁》、《赠岐贾推官》、《寄唐异山人》、《题崇胜院河亭》、《作谢冯亚惠鹤》、《寄题石都尉林亭》、《冬日书事》、《赠三门漕运钱舍人》、《闻王衢王

<sup>①</sup>苏洞《泠然斋集》卷六附录“李珣《题金陵杂兴诗后十八首》”第一、二、三、五与四库本《江湖后集》所载周文璞《金陵杂咏四首》相同,但其三见于《方泉诗集》卷四,题作“阴山”;第六“暮雨潇潇郎不归”与《方泉诗集》卷四《暮雨》相同;第七“愁看幕府夕阳边”、十一“江水无情碧草春”、十五“司马家儿持酒栖”、十六“孙帝陵头水最悲”与《方泉诗集》卷二《金陵怀古六首》其一、其三、其四、其六相同;第八“细竹千竿殿影斜”与《方泉诗集》卷四《法宝寺》相同,第十二“相君自女小乘僧”与《方泉诗集》卷四《戒坛》相同,唯“自女”作“孙女”;第十七“云杪荧荧一塔灯”与周文璞《初至长子寺》相同。苏洞《泠然斋诗集》也是四库馆臣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录出来的,所谓“李珣《题金陵杂兴诗后十八首》”当有误辑,容后续考。

辟登第寄贺》、《谢长安孙舍人寄惠蜀笺》、《晨兴》、《和三门宴程寺丞见赠》、《怀寄河中表兄李征君》、《同用海上人游溪陂》、《送谪师赴王寺丞召写碑》、《和江南提刑王国博见寄》、《酬薛田推官见赠》、《谢刘大著寄惠玉笺》（魏野作《谢大著刘煜寄惠玉笺》）等十八首都是出自魏野《东观集》。这么多魏野诗歌被误辑入周端臣诗，恐非一时疏忽，很可能辑录者误以为《东观集》作者即是周端臣。

又卷七辑录赵汝绩佚诗中，《离越》一首，厉鹗《宋诗纪事》卷八十五录为赵汝喆作，注出《诗林万选》。赵汝回《纵游》一首，实见于陆游《剑南诗稿》卷六十四。卷八辑录张桀佚诗中，《送姚提干行》实出于《安晚堂集》卷七，《登苏台用袁宪韵赠两赵提干（原注：汝积幼闻）》实出《臞翁诗集》，《秦淮》实为周文璞《方泉诗集》卷三《跋钟山赋二首》其二。

又卷八辑录张炜佚诗中，《题净众壶隐》实出自《江浙纪行集句诗》，《秋千》其一出自俞桂《渔溪诗稿》，其二则未详。《题村居》其二见叶茵《顺适堂吟稿》。

又卷十一辑录史卫卿佚诗中，《秋步述所见》实出利登《敲稿》。《柳梢青》实为罗椅作，见《绝妙好词》、《阳春白雪》。《所见》实出施枢《芸隐倦游稿》，《有所见》实出何应龙《橘潭诗稿》。此两首正在《书里中所见》之后，或即皆在“见”字韵下，因钞写者并未钞其余二首诗作者，故馆臣误以为皆属于史卫卿所作。

又卷十二辑录胡仲弓佚诗中，《杂兴》三首实出自方岳《秋崖集》卷十三，《春日杂兴》十五首实出自方岳《秋崖集》卷八，《暑中杂兴》八首出自方岳《秋崖集》卷二。《郊行同张宰》实出赵汝鎡《野谷诗稿》卷六。《耕田》出自叶茵《顺适堂吟稿续集》。

又卷十三辑录曾由基佚诗中，《病起幽园检校》实出自周弼《端平诗集》。王谌佚诗中，《张守送酒次敬字韵作诗谢之游北山》实出陈造《江湖长翁集》卷六，原题作《游北山（小注：张守送酒次敬字韵作诗谢之）》。《寄王仲衡尚书》实出陈造《江湖长翁集》卷十三。《苕溪舟次》实出释斯植《采芝续集》。《嘉兴戊戌季春一日画溪吟客王子信为亚愚诗禅上人作渔父词七首》实出薛嵎《云泉诗》，题作《渔父词七首》。

又卷十六辑录释永颐佚诗中，《吕晋叔著作遗新茶》实出梅尧臣《宛陵集》卷五十二，《游张园观海棠戏作》则出自释绍嵩《江浙纪行集句诗》。

又卷十七辑录吴仲方词七首，小传曰：“仲方字季仁，雪川人，范七世孙，仲孚之兄也，著《秋潭集》。今辑自《永乐大典》散篇者，惟词若干阙，名《虚斋乐府》。”然这七首词皆出自赵以夫《虚斋乐府》。检《贺新郎·送郑怡山归里》，黄升《中兴以来绝妙词选》卷九引作《贺新郎·饯郑金部去国》，作者也是赵以夫。可见这些词属于赵以夫无疑。赵以夫《虚斋乐府》宋刊本虽然已经亡佚，但明末清初毛晋汲古阁有影宋抄本，此本前有淳祐九年自序，可见确为赵以夫所作无疑，而馆臣将赵以夫《虚斋乐府》嫁接为吴仲方作，可谓大谬。

又卷十九辑录敖陶孙佚诗中，《醉歌》一首，《前贤小集拾遗》中载其作者为徐珩。

又卷二十辑录李彝佚诗中,有《绯桃》二首:“汉武西池宴未归,霞妃粲粲弄春机。靓妆似怕东风笑,尽换宫罗五品衣。”“衣裁绡纈熊纤秣,犹在瑶池午醉中。嫌近清明时节冷,趁渠新火一番红。”陈景沂《全芳备祖》前集卷八“七言绝句”中载录其二,注为曾裘父作,而刘克庄《千家诗选》卷八百载录此首为“施真卿”作。又《遣兴三首》实出自吴汝弼《云卧诗集》;《倚栏》实出自周弼《端平诗隽》,题作《天津桥》;《山庵早梅》亦出自周弼《端平诗隽》。

又卷二十一辑录黄文雷佚诗中,《借周伯弼题天申宫苏文忠公画像》实出自周弼《端平诗隽》,原题《天申宫苏文忠画像》。《永乐大典》钞写者钞为“借周伯弼题”,可谓大谬。

又卷二十二俞桂小转载:“桂字晞郢……有《渔溪诗稿》见遗书本。兹葺自《永乐大典》中补诗八首。”虽然小传中所言补诗有八首,但其实只有六首。《采莲曲》五首其一实出徐集孙《竹所吟稿》,其二实出许棐《梅屋吟》,其四、五二首实出张至龙《雪林诗删》,此四首乃属误辑。

又卷二十三姚镛小转载:“镛字希声……有《雪篷集》见遗书本。兹葺自《永乐大典》中,补诗六首。”其第一首《北高峰诗》实出徐集孙《竹所吟稿》,属于误辑。同卷徐集孙小转载:“集孙字义夫,建安人。有《竹所吟稿》见遗书本。今葺自《永乐大典》中,补诗二首。”但其《本心参政约游西山分韵得顶字》出自牟巘《陵阳集》卷一,另一首《余种竹方成扁其室曰竹所友人以诗至用其韵》则属于林尚仁《端隐吟稿》,两首皆为误辑。同卷朱继芳小转载:“继芳字季实,建安人,绍定五年进士,有《静佳乙稿》见遗书本,今葺自《永乐大典》中,补诗二十四首。”其《闲观》一首,实为《采芝续集》之《观化》,《次韵胡仲方因杨伯子见寄》二首实出于姜夔《白石道人诗集》,属于误辑。同卷释斯植小转载:“斯植号芳庭,住锡南岳寺,有《采芝小集》见遗书本。兹葺自《永乐大典》中,补诗二首。”但其《和子履雍家园》出自苏舜钦《苏学士集》卷三<sup>①</sup>,《送李容甫归北都》则出自李昭玘《乐静集》卷一,两诗皆为误辑。

又卷二十四陈起诗《胡季怀有诗……戏作二叠》实出于周必大《省斋文稿》卷三。

周弼《端平诗隽》、赵汝铤《野谷诗集》有流传,四库本《江湖小集》未收录这两种小集,所以四库馆臣也将二人诗辑佚出来。检其辑录的周弼诗中,有的属于明显的误辑,例如《久客思归感兴》实出释斯植《采芝集》,《鄱阳湖四十韵》实出刘翥《龙云集》,《题湖上壁》实出周紫芝《太仓稊米集》。也有的既不与他人小集重合,也不见于周弼《端平诗隽》之中,如《题戴山僧竹阁》、《访别》、《溪馆送别》、《晚泊》、《溪亭话别》、《赠别水云翁》等诗歌,很可能出于其他已佚小集,而这些已佚小集并不一定属于周弼。例如《赠别水云翁》,水云当指宋末元初遗民诗人汪元量。周弼卒于南宋宝祐三年(1255),而汪元量出生于淳祐元年

<sup>①</sup>此诗又见于《欧阳文忠公集》外集卷七,究属何人,有待续考。

(1241),周弼跟汪元量交往的可能性极小,怎么可能称其为“水云翁”呢?再检其辑录的赵汝铤诗中,《清明日……分韵得食字二十韵》、《访郑隐君不遇》两首不见于今传赵汝铤《野谷诗集》,也不详其出处,很有可能出自某种已佚小集。

### 三

综上所述,四库本《江湖后集》中存在严重的漏辑、重辑、误辑问题。有些错误是由于馆臣辑佚准备工作不够充分,辑佚者态度不够严谨,疏于检核而造成的。但是,在与《永乐大典》残卷比勘过程中,笔者发现有些问题是《永乐大典》编纂者或抄写者造成的。

《永乐大典》于永乐元年(1403)开始修纂,永乐二年初稿即已告成,虽然后续有所修改增补,定稿也在永乐五年进呈,而誊抄完毕则在永乐六年十二月。据姚广孝《进〈永乐大典〉表》称,全书凡一万一千九十五册,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,仅目录即有六十卷之多<sup>①</sup>。如此巨大的类书,五年之间即告成功,其工程之进展不可谓不神速。《永乐大典》将引用典籍的内容分割之后编入不同韵部中,造成了辑佚时的麻烦。而且作为多人参与的大型类书,在编纂和抄写的过程中难免出现文字鲁鱼亥豕、体例不统一、误抄阙抄等各种问题。

以现存《永乐大典》残卷所载江湖佚诗为例,首先存在误抄的情况。《永乐大典》所载江湖诸集存在误抄小集名称、诗歌标题、诗人姓名等严重问题,甚至有的诗歌被移嫁到其他作家名下。费君清先生指出其中误抄作者姓名的问题,李彝分别写成李龚、李龚父、李功父;陈起写成陈起宗;张良臣写成张良;徐集孙(字义夫)写成孙义夫;朱静佳写成朱静修;萧立之写成萧立;王琮中玉写成王琮中;翁灵舒写成蒋灵舒;周密公瑾写成周密公<sup>②</sup>。这类简单的错误是容易被辑佚者发现并修正的,但有的错误如果没有仔细考订则很容易被沿袭下来。例如《永乐大典》卷2260引录“《江湖续集》周弼《鄱阳湖四十韵》”,此诗被辑入四库本《江湖后集》之中,但实际上此诗并非出自《端平诗集》,而是出自刘弇《龙云集》,《永乐大典》抄写者误抄其作者为周弼,而四库馆臣遂沿袭其错误。

其次是阙抄的问题。《永乐大典》原则上是据原书抄录,完整引书规范应该先以朱色标示出于“江湖某集”,其下墨色著录诗人姓名字号,次集名,次诗歌标题,次诗歌内容。如卷13075载“《江湖续集》清源胡仲弓希圣《苇航漫游稿》《西来洞天》……”,这则引录抄写得非常严谨细致。但其它卷抄写方式却很不统一,如卷11000载“《江湖续集》胡希圣《寄朱静佳明府》……”、卷13075载“《江湖续集》胡仲弓《题金粟洞》……”,同样引录《江湖续集》所载胡仲弓诗歌,这两卷中皆阙抄小集名称,并且作者姓名的抄写方式也不同,可见抄写时缺乏

①姚广孝等:《永乐大典》(第10册),中华书局,1986年,第5页。

②费君清:《〈永乐大典〉中南宋诗人姓名考异九则》,《文献》1988年第4期。

严谨统一的规范。

《永乐大典》阙抄诗歌标题的情况经常存在,如卷2346载:“《江湖续集》高吉诗:塞南月冷乌飞飞,茫茫旷野无枝栖。防边夜歌大风起,铁衣如冰冻不死。功成那忍乞爱卿,叫阁已献龟形绮。 钱塘江边乌欲栖,小卿醉软红玉肌。弹云溜簪困未醒,山头赤乌啄金饼。春宵恨不长如年,无情银漏何溅溅,起来一笑花嫣然。”这本来应该是两首诗,因其阙抄标题,在四库本《江湖后集》中被辑录为一首诗,又取诗歌首句中“塞南”二字作为标题。又卷5838载:“《江湖续集》宋陈起诗:今早神清觉步轻,杖藜聊复到前庭,市声亦有关情处,买得秋花插小瓶。”馆臣将此篇辑入四库本《江湖后集》卷二十四,因《永乐大典》阙抄诗歌标题,遂因诗意题为“早起”,但这首诗见于陈起《芸居乙稿》中,原标题为“买花”。诸如此类由于《永乐大典》钞写者阙抄标题,辑佚者凭借自己的理解而臆加标题的情况,在四库本《江湖后集》中数量不少。

《永乐大典》阙抄作者的情况也经常存在。例如卷14544载:“《江湖续集》《是处》:是处堪弹铁,今朝又起单。潮高疑地窄,芦矮信天宽。阡陌嘉禾种,茅茨钓月湾。一风飘夕照,仿佛见青山。”又同卷载:“《江湖后集》《寄题江湖稳处》:缚屋求于稳处宜,到门还似上船时。江湖未必风波险,平地风波险不知。”这里引用《江湖续集》、《江湖后集》中的诗歌,却没有标示诗歌的作者。而四库本《江湖后集》辑录的诗歌都是有作者的,那么就可以推测,《永乐大典》中所有没有标示作者的江湖佚诗,四库馆臣都没有加以辑录。以卷903“诗”字韵为例,此卷中收录江湖佚诗最夥,馆臣于此卷中辑录佚诗也最多,但对于此卷中阙抄作者的诗,馆臣皆未加以辑录。如:“《江湖集》雄蜂雌蝶两纷纷……”、“《江湖集》《读严粲诗风撼潇湘覆江空雪月明以其一联隐括为对》……”、“《江湖集》《还杜子桢诗卷》……”、“《江湖集》《曾景建以诗得罪道州听读》……”、“《江湖集》……《读陶诗罢》……《与陈刚父论诗》……《答诗友征近诗》……《题杨敬之赠项斯诗后》……”等等,这些诗歌无疑出自江湖诗集,但由于阙抄作者,所以馆臣皆未加以辑录。余皆如此。费君清先生从残卷中辑录佚诗,除了卷903之外,其余诸卷所载佚诗“阙名”者有二十二首之多<sup>①</sup>。值得注意的是,馆臣不仅不辑阙抄作者姓名的诗歌,连原来题为“无名氏”的诗也没有辑录,如卷903载“《江湖集》无名氏《绝句》:行到山深处,临流一两家。也知春色好,随分种桃花。太乙峰前是我家,满床书籍旧生涯。春城恋酒不归去,老却碧桃无限花。侍宴黄昏未肯休,玉阶夜色月如流。朝来自觉承恩最,笑倩傍人认绣球。照影空蒙山色里,背人扑漉水禽飞。梅花落尽春寒在,细雨斜风点客衣。”此四首原题作者为“无名氏”,四库馆臣于“诗”字韵辑录佚诗甚多,此四首却不辑录。

有的阙抄甚至导致了辑佚者无法辨别诗歌归属,甚至对作者产生误解。

<sup>①</sup>费君清:《宋人江湖诗续补》,《电大教学》1997年第5期。

例如四库本《江湖后集》卷二十“李龔”诗中有《山崦早梅》一首,实出于周弼《端平诗集》。检《永乐大典》卷2808载:“《江湖后集》李龔父诗:草木尽凋残,孤标独耐寒。瘦成唐杜甫,高抵汉袁安。雪里开春国,花中立将坛。年年笑红紫,翻作背时看。《山崦早梅》:晴逼寒色春满邻,汉奂芳额渐轻匀。东风未放全消息,雨蓊愁香不见人。”李龔,字和父,在这里被钞成“李龔父”,这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错误。四库本《江湖小集》中保存李龔的集句诗二种,但陈起父子编刊入江湖诗集的李龔小集尚有多种。四库本《江湖后集》卷二十载:“龔字和父,菏泽人……按遗书本,龔诗止集句二种,曰《剪綃集》,曰《梅花衲》。今葺自《永乐大典》中者,有《吴湖药边吟》、《雪林采苹吟》、《雪林捻髭吟》、《雪林漱石吟》、《雪林拥蓑吟》,仍存其目,分编于前。其无标识及赋一首,分体附于后。”这些都是江湖诗集中收入的李龔小集,但《永乐大典》明确标示小集名称的诗仅有少数,没有明确标示小集名称,馆臣只能将其“分体附于后”者多达一百五十四篇,如上引“草木尽凋残”诗就属于其中一首。这就造成了我们无法清晰认识李龔各个小集的情况。更重要的是,同时阙钞作者和小集名称,导致馆臣将诗歌误辑入他人小集。如《山崦早梅》出于周弼《端平诗集》,但这里正接在李龔诗之后,又阙抄作者姓名,从体例上看很容易被理解为同出自李龔,所以四库本《江湖后集》中将此诗误辑为李龔诗了。

除了阙抄作者姓名之外,《永乐大典》抄写者也存在阙抄江湖诗集名称而直接抄小集名称的情况。以卷2264为例,此卷引录有“胡仲弓《苇航漫游稿》”、“陈宗之《芸居贵(当作‘乙’)稿》”、“王志道《浪风吟稿》”、“刘子澄《玉渊吟稿》”、“叶茵《须(当作顺)适堂吟稿》”、“赵崇(阙“璠”字)《白云小稿》”、“东鲁林表民《玉溪吟草》”、“邓林性之《皇夸曲》”、“曾由基《兰墅集》”、“周伯弼《端平诗集》”、“叶绍翁《靖逸小集》”、“大梁张良臣集”、“僧永颐《云泉诗》”、“僧亚愚《江浙纪行集》”、“宋芳庭《采芝集》”等诗集,这些都入编于江湖诗集之中。这些小集如释绍嵩《江浙纪行集》还有单刻本流传,但有的小集恐怕仅有江湖诗集入编之本而无单刻本。如周弼《端平诗集》,据李龔所作小序言:“汶阳周伯弼,与予同庚生同寓里,相与往来,论诗三十馀年。尝手刊《端平集》十二卷行于世……吾伯弼平生心不下人,今隔九原,阅予此选,必不以予为谬。宝祐丁巳冬至日菏泽李龔和父述。”可见《端平诗集》乃李龔所选,陈续芸编入《江湖续集》之中。此后数年南宋即已覆灭,江湖诗人多不知所终,此选集有单刻本流传的可能性极小。这些入编于江湖诗集中的小集,如果《永乐大典》抄写者不抄“江湖某集”而直接抄写小集名称,根据四库馆臣辑佚的体例,是不会辑录入四库本《江湖后集》的。这样一来,就会造成许多原本应该是江湖诗集中的诗却漏辑了。

《永乐大典》在保存文献方面的功用无疑是非常巨大的,许多宋元时期的诗文集因为四库馆臣的辑佚而得以保存,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文献资料。四库馆臣辑录《永乐大典》本中存在各种各样的文献问题,以往总是归咎

于辑佚工作安排存在不当、四库馆臣辑佚态度不够认真,但通过四库本《江湖后集》文献问题的讨论,我们发现许多问题是《永乐大典》编纂和抄写过程中产生的,认识清楚这一点,不仅有助于整理和利用四库本《江湖后集》,同时也有助于客观评价四库馆臣的工作得失。

#### 四

江湖诗派活跃于晚宋时期,由于文献流传混乱,许多相关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。重新整理江湖诗集对于江湖诗派研究无疑有很大推进作用。胡念贻先生曾说:“从顾修读画斋以来将近二百年,没有人对此书重新加以整理刊印。今天读画斋本流传已少,一般已不易见到。研究宋诗的人,多么希望得到此书的新的版本!”<sup>①</sup>三十多年过去,胡先生的夙愿仍然没有实现,至今尚未有人对江湖文献进行系统全面的整理。

完整的江湖诗集面貌虽然已经不可得知,但尚有不少散出的小集流传下来。台湾“中央”图书馆藏宋刊本《南宋群贤小集》和上海图书馆藏《汲古阁影宋钞本南宋六十家小集》中保留了多达六十馀家的小集,其中版式行款相同、内容又见诸《永乐大典》残卷和四库本《江湖后集》载录的大多数小集,基本可认为是江湖诗集散出的零册。此外,四库馆臣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录出来的《江湖后集》,除去重辑、误辑的部分,基本也可以认为是可靠的江湖诗。陆续发现的《永乐大典》残卷中所载四库本《江湖后集》漏辑佚诗也需要系统整理。我们非常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整理出一部《江湖诗辑存》,这对于晚宋诗歌研究而言太重要了。

【作者简介】王媛,女,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。研究方向:宋元文学及文献研究。

---

<sup>①</sup>参见胡念贻:《南宋〈江湖前、后、续集〉的编纂和流传》,《中国古代文学论稿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年,第293页。